東國通鑑 四

共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六

三國紀

新羅　高句麗　百濟

壬申 隋大業八年新羅眞平王三十四年高句麗嬰陽王二十三年百濟武王十三年 春

正月隋下詔伐高句麗詔曰小醜昏迷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荐食遼濊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穴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悪稔既盈亡徵已兆移吉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充斥邊埵關拆以之不靜生人爲之廢業昔在薄伐已漏天網曾未懷

恩翻為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鞅
鞨之脈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職貢碧
海之濵同稟正朔遂復敘攘琛貢過絶往来
輶車奉使爰曁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
擁塞道路拒絶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為臣之
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歛煩
重強臣豪族咸執國鈞賄貨如市寃枉莫伸
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不息徭役無
期力竭轉輸身填兵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
於是親揔六師用伸九伐拯厥阽危恊從天

意殄玆逋穢克嗣光謨令宜受律啟行分麾
届路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
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
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侯城提奚踏
頓肅慎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
總集平壤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
百萬其餽輸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北類
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
節度毎軍上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
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

有偏將一人其鎧胄纓拂旗旛每團異色日
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
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
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隷內
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二月
帝衛師進至遼水衆軍摠會臨水為大陣麗
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帝命工部尚書宇
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趨
東岸短不及岸丈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
爭浮水接戰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還岸

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錢士雄孟金义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小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車駕到遼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初諸將之東下也帝戒之曰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無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勑諸將高句麗若降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

陥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先期令馳走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可○夏六月高句麗遣乙支文德禦隨師隋師大敗而還先是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耶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今我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耶諸將皆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

合城高句麗諸城堅守不下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率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麗軍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摠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數萬直造城下高句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句麗軍追至船所法尚整陣待之麗軍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

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
道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恒出遼東道右翊衛
大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
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勤出襄平道右
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
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武禦衛
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
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
粮又給排甲槍矟並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

石己上重莫能勝致下令遺棄粟米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粮已將盡高句麗王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仲文先奉密旨若遇王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紿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来文德不顧濟鴨緑水而歸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將十

萬之衆不能破小敵何顏以見帝與諸將渡
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
每戰輒走述等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
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
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遣仲文詩曰神策究
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
仲文荅書諭之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
若旋師者當奉王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
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
詐而還述等為方陣而行文德出軍四面鈔

擊且戰且行秋七月至薩水隋軍半濟麗軍
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
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
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王仁恭為殿
擊麗軍却之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文昇
一軍獨全初九軍到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
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鉅萬計
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
濟王遣使請討高句麗帝使之覘高句麗動
靜百濟王潛與麗通隋軍將出使其臣國知

年八唐請師期帝大恱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渡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隋之是役也唯於遼水西拔高句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乙支文德資質沉鷙有智數兼解屬文

金富軾曰煬帝遼東之役出師之盛前古未之有也高句麗一偏方小國而能拒之不唯自保而已滅其軍幾盡者文德一人之力也傳曰不有君子其何以能國信哉

臣等按自古兵家勝敗不在於兵之多小而在於將之賢否苻秦以百萬之衆伐晉如以千鈞壓烏卵之上目中已無江左而自以謂投鞭可渡矣謝玄以八萬兵渡江一戰秦兵不敢枝梧狼狽奔北中原數千里之地暴骨蔽野苻堅神魄單騎獨免比至洛陽軍纔十萬玄以區區江左之兵衞強胡傑勇百萬貔貅折箠笞之由晉之君臣將得其才臨機應變得制勝之策耳隋氏既一天下非苻秦竊據之比其兵則倍

蓰於苻秦其富則倍蓰於苻秦煬帝動天下之兵以二百萬衆征一小國親揔六師命二十四軍分左右進兵来護兒帥水軍檣帆蓋海水陸并進前後犄角古今出師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煬帝之心自以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不誅滅高氏丘墟平壤則兵不已已也及軍到遼東士馬旌旗威靈氣焰震蕩海宇為高句麗計者疑若束手乞降之不暇矣乙支文德雖在槍攘之中從容籌畫且戰且降以奇計誘于仲

文引師而還伺其隙出死力盡鋭攻之如
摧枯拉朽以天下二百萬之衆盡爲濊水
鴨江之鬼生還者纔二千七百人煬帝大
敗而還爲天下笑再舉憤兵兵憤無功適
足以召玄感之叛耳蓋高麗之地偏在一
隅無江左西陵鉅鹿譙城泜水之勝無謝
安王導素養之兵又無朱序反間之言以
一平壤孤軍弱卒抗天下之大兵卒獲全
勝方之謝玄文德優焉非文武才高勇智
兼全者能然乎自是以後雖唐宗之神武

不得志於安市深自悔惜以遼金蒙古之凶鷙亦不得大肆毒螫金山金始哈丹紅冦之兵皆殲於我國天下後世以吾東方為強國而不敢輕犯者豈非文德挫強隋立威靈之餘烈乎

隋大業九年新羅眞平王三十五年高句麗嬰陽王二十四年百濟武王十四年

春正月帝復欲伐高句麗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粮二月帝謂侍臣曰高句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左光祿大

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夏四月隋兵攻高句麗遼東城不克而還先是帝渡遼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王仁恭出扶餘道進軍至新城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麗軍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高句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麗軍戰短兵接殺十數

人麗軍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壯之即拜朝散大夫城久不下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濶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内指期將攻城内危蹙會楊玄感叛書至帝大懼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不動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麗軍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内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

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渡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麗軍隨而鈔擊殺掠數千人○秋七月隋使王世儀至新羅皇龍寺設百高座邀僧圓光等說經

甲戌

隋大業十年新羅真平王三十六年高句麗嬰陽王二十五年百濟武王十五年

春二月新羅廢沙伐州置一善州以一吉飡日夫為軍主○帝末帝名百寮議復伐高句麗數日無敢言者辛卯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方

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承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鈔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車問罪遼碣殪長沙于玄菟戮封豕於平壤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浿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汚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未悛宴安鴆毒此而

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九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二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聿求多福必期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聞知三月壬子帝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夏四月車駕次北平秋七月癸丑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

至高句麗亦困弊来護兒至畢奢城麗兵逆
戰護兒克之將趣平壤麗王懼遣使乞降因
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八月
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徵王入朝王竟不從

乙亥
隋大業十一年新羅眞平王三十七年高
句麗嬰陽王二十六年百濟武王十六年
春
二月新羅大酺三日

丙子
隋大業十二年新羅眞平王三十八年高
句麗嬰陽王二十七年百濟武王十七年
冬
十月百濟命達率苩奇領兵八千攻新羅母
山城○十一月百濟王都地震

戊寅
隋恭帝義寧二年唐高祖武德元年新羅眞
平王四十年高句麗嬰陽王二十九年榮留

王元年百濟武王十九年新羅北漢山州都督邊品金山幢主奚論謀復椵岑城奚論死之奚論讃德之子以父功為大奈麻仕至幢主至是與邊品謀發兵襲椵岑城取之百濟舉兵而來奚論等逆之兵既相交奚論謂諸將曰昔吾父隕身於此我今亦與百濟人戰於此是我死日也遂以短兵赴敵斬數人而死王卹其家甚厚時人無不哀悼為作長歌弔之○秋九月高句麗王元薨號曰嬰陽王異母弟建武立

己卯

唐武德二年新羅真平王四十一年高句麗榮留王二年百濟武王二十年

春二月高句麗遣使朝唐

辛巳

唐武德四年新羅真平王四十三年高句麗榮留王四年百濟武王二十二年

秋七月新羅遣使朝唐高祖親勞問之遣通直散騎常侍庾文素來聘賜以璽書及畫屏風錦綵三百段○冬十月百濟遣使如唐獻果下馬

壬午

唐武德五年新羅真平王四十四年高句麗榮留王五年百濟武王二十三年

春二月新羅以伊飡龍樹為内省私臣初王即位大宮梁宮沙梁宮各置私臣至是置内省私

臣一人惠掌三宮位自衿荷至太大角干選人授之○高句麗遣使朝唐帝感隋末戰士多陷於高句麗詔曰朕恭膺寶命君臨率土祇順三靈懷柔萬國普天之下情均撫字日月所炤咸使乂安王統攝遼左世居藩服思稟正朔遠修職貢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誠懇朕甚嘉之方今六合安寧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無壅方申輯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埸豈非盛美但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各失其氓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折多

甲申

歷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句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所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綏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高句麗悉捜隋人未還者萬餘送之帝大喜

唐武德七年新羅眞平王四十六年高句麗榮留王七年百濟武王二十五年

春正月新羅置侍衛府大監六員位自奈麻至阿湌爲之又置賞賜署大正一員大道署大正一員○百濟遣大臣朝唐帝嘉其誠款遣使就冊爲帶方郡公百濟王○二月高句麗王

遣使如唐請頒曆帝遣刑部尚書沈叔安策
王為上柱國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又命道士
以天尊像及道法來為講老子書王率國人
聽之○三月唐遣使冊新羅王為柱國樂浪
郡公新羅王○冬十月百濟陷新羅速含等
諸城守將訥催死之先是百濟大舉兵分攻
速含櫻岑岐岑烽岑旗懸穴柵等城王命上
州下州貴幢法幢誓幢五軍往救之五軍既
到見百濟兵強逼留不進諸將議曰王以五
軍委諸吾輩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兵法曰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今强敵在前輕進萬一失利悔不可追遂不進只築奴珎等六城而還於是百濟急攻速含岐岑穴柵三城或滅或降訥催獨以烽岑櫻岑旗懸三城固守聞五軍不救而還慷慨謂士卒曰陽春和氣草木皆華至於歲寒獨松栢後凋今孤城無援日益阽危此誠志士盡節揚名之秋若等將若之何士卒曰不敢惜死人皆殊死戰訥催遂力戰死之初訥催有一奴强力善死或謂曰小人而有異材鮮不為害宜遠之訥催不聽

是戰也奴常在納催左右盡力禦捍遂與同死王贈訥催職級湌

乙酉

唐武德八年新羅眞平王四十七年高句麗榮留王八年百濟武王二十六年

冬十一月新羅遣使朝唐因訟高句麗梗路使不得朝書數見侵掠○高句麗王遣人入唐求學佛老法帝許之

丙戌

唐武德九年新羅眞平王四十八年高句麗榮留王九年百濟武王二十七年

秋七月新羅遣使朝唐帝遣常騎常侍朱子奢來詔諭新羅百濟與高句麗連和○百濟遣使如唐獻明光鎧因訟高句麗梗路使不得朝

○高句麗王遣使奉表如唐謝罪請與新羅百濟二國平　八月百濟攻新羅主在城城主東所拒戰死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新羅眞平王四十九年
高句麗榮留王十年百濟武王二十八年

春三月新羅大風雨土五日○秋七月百濟王乞將軍沙乞侵新羅西鄙拔二城虜男女三百餘口又欲復新羅所侵地大擧兵出屯熊津新羅王遣使告急於唐百濟王聞之乃止

○百濟遣福信朝唐帝以羅濟世讎數相侵伐賜百濟王璽書曰王世爲君長撫有東藩

海隅遐廣風濤難阻忠欵之至職工相尋尚
想嘉猷甚以欣慰朕祗承寵命君臨區宇思
弘正道愛育黎元舟車所通風雨所及期之
遂性咸使乂安新羅王朕之藩臣王之鄰國
毎聞遣使侵伐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
已對王姪福信及高句麗新羅使人具勑通
和咸許輯睦王必須忘彼前怨識朕本懷共
篤隣情即停兵革百濟王因遣使奉表陳謝
外雖順服内實相仇如故○冬十一月新羅
遣使朝唐

戊子

唐貞觀二年新羅眞平王五十年高句麗榮留王十一年百濟武王二十九年 秋九月高句麗遣使如唐賀擒突厥頡利可汗仍上封域圖○新羅饑民賣子而食時劒君爲沙梁宮舍人諸舍人盜分倉穀劒君獨不受諸舍人慮其嫌少欲加之劒君笑曰僕編名近郎徒苟非其義千金不動其心焉近郎花郎也劒君退詣近郎諸舍人相謂曰不殺此屢言必漏遂名劒君劒君知之辭近郎曰今日之後必不得復見郎問其故劒君不言強之乃言近郎曰胡不白於有司劒君曰畏我

死而抵人罪所不忍也曰然則盍逃乎曰彼曲我直而反自逃非丈夫也遂往諸舍人陽謝之置毒於食鉤君食之遂死

己丑

唐貞觀三年新羅真平王五十一年高句麗榮留王十二年百濟武王三十年秋八月新羅王遣伊飡任末里波珍飡龍春白龍蘇判大因舒玄等率兵攻高句麗娘臂城高句麗出兵逆擊之羅君失利死者甚衆無復鬭志時舒玄子庾信為中幢幢主語舒玄曰庾信平生以忠孝自期臨戰不可不勇蓋聞振領而裘正提綱而網張吾其為綱領乎乃

跨馬突陣斬其將提首而来諸軍因乘勝奮
擊斬獲甚多城遂陷舒玄駕洛國王金首露
十一世孫也初舒玄見新羅宗姓肅訖宗之
女萬明悅之不媒而適舒玄為萬弩郡太守
欲與偕往訖宗知之因萬明別室使人以守
忽震屋門守者驚乱萬明逃出遂與舒玄之
任舒玄嘗於庚辰夜夢熒惑鎮二星降於己
萬明亦於辛丑夜夢有童子衣金甲乘雲入
堂尋有娠二十月而生庚信背有七星文舒
玄謂萬明曰庚辰夜有吉夢得此兒宜以為

名然禮不以日月為名令庾與庚字相同辰
與信聲相近况古人有名庚信遂名之庚信
見麗濟靺鞨侵軼國彊慨然有削平之志獨
入中嶽石窟告天誓曰敵國無道侵擾我封
場畧無寧歲一介微臣不量材力志清禍亂
惟天降監假手于我無何一老人来謂曰此
間多毒虫猛獸貴年少来處何也遂授祕訣
曰慎勿妄傳用之不義反受其殃言訖不見
庾信嘗携寶劒入咽薄山其告天誓詞若中
嶽者夜有靈角二星光芒下垂劒若搖動然

貞觀五年新羅眞平王五十三年高句麗榮留王十四年百濟武王三十二年春

高句麗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東南至海千有餘里凡十六年乃畢○夏五月新羅伊飡柒宿與伊飡石品謀叛收柒宿誅之夷九族石品亡至百濟後還其家見捕伏誅○秋七月新羅遣使如唐獻二美女魏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彼林邑獻鸚鵡猶言苦寒思歸況二女遠別親戚乎付使者歸之○新羅謫工舍人實兮于冷林實兮性剛直守正不阿下舍人珍堤便佞爲王所嬖與實兮不相能屢

譏於王曰實兮無智慧多膽氣急於喜怒雖大王之言非其意則憤不能已若不懲艾恐將爲亂盡黜之悔謝後用非晩也王然之謫冷林或謂實兮曰君自先世以忠誠聞今爲佞臣所毀遠謫荒僻之地不亦痛乎何不直言自辨實兮曰昔屈原孤直而見擯黜李斯盡忠而被極刑佞臣惑主忠士被斥何足怪乎遂不言而往作長歌以見意

唐貞觀六年新羅眞平王五十四年善德女主元年高句麗榮留王十五年百濟武王二十三年

春正月新羅王伯淨薨謚眞平葬于漢

只唐詔贈左光祿大夫賻物段二百王薨無
嗣國人以長女德曼寛仁明敏立為主初唐
帝賜牧丹花圖并花子眞平王以示德曼德
曼曰此花必無香氣王笑曰爾何以知之對
曰此花絶艶而畫無蜂蝶是必無香種其子
果如其言其先識如此

金富軾曰臣聞之古有女媧氏非正是天
子佐伏羲理九州耳至若呂雉武曌値幼
弱之主臨朝稱制史書不得公然稱王但
書高皇后呂氏則天皇后武氏者以天言

之則陽剛而陰柔以人言之則男尊而女卑豈可許姥嫗出閨房斷國家之政事乎新羅扶起女子處之王位誠亂世之事國之不亡幸也書云牝鷄之晨易曰羸豕孚蹢躅其可不爲之戒哉

新羅栗里民家薛氏女有艶色又當防秋年老衰病不堪遠征而薛自以婦人不得代行居常憤鬱沙梁部人嘉實貧而有志節請薛曰願代嚴君之役薛喜告於父父謝嘉實曰公若不以愚陋見棄願以弱息奉箕箒嘉實

退而請期薛曰婚姻人之大倫不可以猝成妾既心許有死無貳待君還戍筮日成禮未晚也乃破鏡中分為信嘉實以一馬屬薛曰此天下良駿後必有需請善飼之遂行會國多亂不以時代奄忽六載父謂女曰始以三年為期期已盡可歸他族薛曰向以親故强與嘉實成約嘉實代戍邊城辛苦歲月棄信食言吾不忍為父哀其衰壯無伉儷欲奪情改婚婚期既定女將逃之見嘉實所留馬太息流涕嘉實適至形容衣服枯槁藍縷女見

之不識其為嘉實也以破鏡驗之遂為夫婦○百濟王封元子義慈為太子○冬十月新羅遣使撫問國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賑恤之

甲午

唐貞觀八年新羅善德女主三年高句麗榮留王十七年百濟武王三十五年

春正月新羅改元仁平○新羅芬皇寺成○二月百濟王興寺成寺臨水窮極壯麗創自法王時至是告成王每親詣行香○三月百濟鑿池於宮南引水二十餘里注之池中築島嶼擬海上仙山

乙未

唐貞觀九年新羅善德女主四年高句麗榮留王十八年百濟武王三十六年

唐遣使持節冊命新羅女主為柱國樂浪郡公新羅王以襲父封

權近曰天道陽剛而陰柔人道男尊而女卑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此天地之常經也人君無後當求宗室之賢以正儲副之位此古今之通義也新羅真平王無子奇愛其女德曼而欲立之及其即位羣臣又不能以大義擇立宗室之賢乃探先君之邪志而立其女以亂常甚矣苟有明天

子在上當正其名遣使責讓擇立賢君可
也若以遐方難同中國則置之度外亦可
也顧以唐太宗之英明不能正名以定陰
陽男女之分而乃遣使錫命冊女子為樂
浪郡公新羅王夫公與王皆主國君民之
稱濫加陰柔之身是則尊卑之衆綱常之
重太宗自毀而盡棄之矣未幾遂致武氏
僭竊之禍濁亂天常唐之宗支夷滅殆盡
是其陰慘之毒實自太宗此舉而啓之矣

新羅靈妙寺成

丙申

唐貞觀十年新羅善德女主五年高句麗榮留王十九年百濟武王三十七年春三月新羅主疾病設百高座於皇龍寺講仁王經度僧百人○百濟王與臣僚宴遊泗沘河北浦四岸巖石錯立間以名花異草王飲酒極歡鼓琴自歌令從者舞之時人稱為大王浦○夏五月新羅宮西玉門池蝦蟆大集主謂左右曰蝦蟆怒目兵士之相也吾嘗聞西南邊谷有名玉門者意有隣兵至其谷乎乃命將軍閼川往搜之果百濟將軍于召率甲騎五百欲襲獨山城至玉門谷解鞍休士閼

川突至掩擊盡殺之王喜賜絹二百匹○秋八月百濟燕羣臣於望海樓

丁酉

唐貞觀十一年新羅女主六年高句麗榮留王二十年百濟武王三十八年

春二月百濟王都地震三月又震○秋七月新羅以閼川為大將軍○冬十二月百濟遣使如唐獻金甲雕斧人優勞之賜錦袍并彩帛三千段

戊戌

唐貞觀十二年新羅善德女主七年高句麗榮留王二十一年百濟武王三十九年

百濟王與嬪御泛舟大池○冬十月高句麗侵新羅北邊七重城百姓驚擾入山谷王命大

將軍關川安集之關川與高句麗兵戰於七重城外克之殺虜甚衆

己亥

唐貞觀十三年新羅善德女主八年高句麗榮留王二十二年百濟武王四十年冬十月百濟遣使如唐獻金甲雕斧

庚子

唐貞觀十四年新羅善德女主九年高句麗榮留王二十三年百濟武王四十一年春正月百濟有星孛于西北○二月高句麗王遣世子桓權朝唐帝勞慰賜賚特厚○夏五月高句麗新羅百濟並遣子弟如唐請入國學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皆得補官增

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萬三千二百六十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秋句月高句麗日無光三日

權近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而三日無光蓋蘇文弑逆之徵已先著矣麗之君臣當戒謹恐懼防患於未然也惜乎其不能也

辛巳

唐貞觀十五年新羅善德女主十年高句麗榮留王三十四年百濟武王四十二年義慈王元年

春三月百濟王璋薨謚曰武太子義慈立義慈幼有孝友之行時號海東曾子○百

濟遣使入唐告哀帝舉哀玄武門遂詔曰懷
遠之道莫先於寵命飾終之義無隔於遐方
故柱國帶方郡公百濟王扶餘璋梯山航海
遠禀正朔獻琛奉贐克固始終奄致薨殞追
深愍悼宜加常數式表哀榮贈光祿大夫賻
賜甚厚遣祠部郎中鄭文表冊命義慈為柱
國帶方郡公百濟王秋八月遣使如唐表謝
兼獻方物○唐嘉高句麗太子桓權入朝遣
職方郎中陳大德報之大德入高句麗所至
城邑以綾綺厚餉官守者曰吾雅好山水如

有勝處欲觀之守者喜導大德遊歷殆遍悉淂山川道里險易見隋末華人從軍陷沒者為道親戚故舊存亡人人感泣及至都王盛陳兵衛迎之及大德還悉陳高句麗虛實且奏曰高句麗聞高昌亡大懼館侯之勤加於常數帝悅曰高句麗本四郡之地吾發卒数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凋察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唐貞觀十六年新羅善德女主十一年高句麗榮留王二十五年寶藏王元年百濟義慈

王二年

高句麗王命東部大人蓋蘇文築長城

權近曰自古弑逆之賊必欲其衆人之附已也蓋蘇文既為東部大人又因築城招集徒衆以行誅賞蓋欲其附已者衆也惜乎麗之羣臣不能察之於微以制於未乱也

百濟遣使朝唐○秋七月百濟王親率兵侵新羅取國西獼猴等四十餘城八月又與高句麗謀欲取新羅党項城以絶歸唐之路新羅主遣使告急於唐○百濟將軍允忠陷新

羅大耶城都督金品釋降幢下舍知竹竹死之初品釋以幕客黔日妻奪之黔日恨之至是百濟来攻黔日内應燒其倉庫城中洶懼品釋之佐西川登城謂允忠曰將軍若不殺我願以城降允忠許之西川遂勸品釋及諸將士出城降幢下竹竹止之曰百濟反覆之國不可信也而允忠言甘必誘我也若出城必為所殺與其鼠伏而求生不若虎鬪而死品釋不聽開門先出士卒百濟發伏盡殺之品釋聞將士死先殺妻子而自刎竹竹收殘

卒閉城門自拒舍知龍石謂竹竹曰今兵勢如此必不得全不若生降以圖後效竹竹曰吾父名我以竹者使我歲寒不彫可折而不可屈豈可畏死而生降乎遂力戰城陷與龍石同死允忠生獲一千餘人分居國西州縣留兵守城新羅主贈竹竹級湌龍石大奈麻移其妻子於王都厚賜之○冬十月高句麗蓋蘇文弑其君建武立王姪臧蓋蘇文一名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狀貌雄偉意氣鷙悍其父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蘇文

當嗣而國人惡猜暴不之立蘇文謝衆請攝如有不可雖縻無悔衆哀之遂嗣父而凶狡尤甚諸大人與王密議欲誅事洩蘇文悉集部兵若將校閱者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人臨視至皆殺之凡百餘人遂入宮弑王斷為數段棄之溝中立臧（或云寶藏）為王自為莫離支莫離支官名如唐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也於是專擅國事莫敢誰何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騎馬必令貴人武將伏地履而上下之出入以兵自隨前導者至則人皆奔

逆不被坑谷○十一月唐聞高句麗王訃舉
哀於苑中詔贈物三百段遣使持節吊祭
新羅遺伊飡金春秋乞師於高句麗初大耶
之敗品釋之妻金氏亦死金氏即春秋之女
春秋聞之倚柱而立終日不瞬既而言曰嗟
乎大丈夫不能滅讎國乎乃詣王曰臣願奉
使高句麗請兵報怨百濟主許之將行謂庾
信曰春秋與君為王股肱休戚同之若我往
不返君何以處之庾信曰若然僕之馬跡必
交踐於麗濟兩王之庭不然將何面目見國

人手春秋遂庾信與誓曰以愚料之六旬當還過此無再見之理行至代買縣縣人且斯支贈青布三百步既入麗境麗王遣太大對盧蓋金館之燕慰有加或告麗王曰新羅使者非庸人殆欲觀我形勢其早圖之俾無後患王亦素聞春秋名嚴兵威而後見之春秋曰今百濟無道長蛇封豕侵軼我彊埸寡君願仗大國之威一雪之使下臣致命於下執事王謂曰麻峴竹嶺本我國地地若還兵可出春秋曰秦奉君命来乞師大王無意救患

而刼行人以歸地臣有死而已王怒因之春秋以其青布賂王寵臣先道觧道觧語春秋曰子亦嘗聞龜兎之説乎昔東海龍女病心醫言淂兎肝則可療也然海中無兎龍王患之有一龜曰吾能淂之遂登陸見兎言海中有一島清川白石茂林佳果寒暑不能到鷹隼不能侵爾若淂至可以安居無患因負兎游行二三里顧謂兎曰今龍女病須兎肝為藥故不憚勞負汝来耳兎曰噫吾神明之後能出五藏洗而納之日者小覺心煩遂出肝

洗之潛置岩石之底聞爾甘言徑来肝尚在
彼若歸取肝汝淂所求吾雖無肝尚活豈不
两相宜哉龜信之乃還纔上岸兎脫入草中
謂龜曰愚哉汝也豈有無肝而生者乎龜憫
默而去春秋聞之喻其意移書於王曰二嶺
本大國地分臣淂歸國所不請寡君還地者
有如皦日春秋既六旬不返庾信請王將伐
高句麗募兵三千語曰吾聞見危致命臨難
忘身夫一人致死當百人百人致死當千人
千人致死當萬人則可以横行天下今隣國

無道國相見繫志士仁人腐心之秋也遂請
王以行庾信奴渡漢江高句麗諜者奔告王
既見春秋書又聞諜者之言遂厚禮春秋而
歸之春秋出境謂送者曰國家彊理非使臣
所淂專向與大王書云云者圖逭死耳新羅
主喜拜庾信押梁州郡主

癸卯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善德女王十二年 高句麗寶藏王二年百濟義慈王三年

春高句麗王追尊其父大陽為王〇高句麗遣使
于唐求道教先是蓋蘇文告王曰三教譬如
鼎足闕一不可今儒釋並興而道教未盛請

遣使於唐求之王奉表陳訴帝遣道士叔達等八人兼賜老子道德經王喜館於佛寺○夏閏六月唐遣使册高句麗王臧為上柱國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帝嘗謂群臣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帝曰善遣使持節備禮册命詔曰懷遠之規前

王令典繼世之義列代舊章高句麗王臧器懷昭敏識宇詳正早習禮教德義有聞肇承藩業誠款先著宜加爵命允茲故實○秋九月新羅遣使如唐乞師曰臣國累遭百濟攻襲今百濟既與高句麗連兵將大舉來伐社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願乞偏師以存救援帝謂使人曰我實哀爾為二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爾三國高句麗百濟旋踵翻悔意必吞滅而分爾土宇爾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吾王事窮計盡唯告急

大國以冀全之帝曰我少發邊兵揔契丹靺鞨直入遼東二國自鮮可緩爾一年之圍此後若兩國知無繼兵還肆侵侮於爾未安此為我策我給爾朱袍丹幟數千二國兵至建而陳之彼見者以為我師来援必皆奔走此為二策百濟恃海之險不修兵械男女紛雜互相燕聚我以數十百舡載以甲卒銜枚泛海直襲其地可以取之然爾國以婦人為主為隣國輕侮靡歲休寧我遣一宗支與為爾主而不可獨王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

自守此為三策爾宜思之將從何策使人不能對帝謂使人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冬十一月百濟與高句麗和親謀欲取新羅党項城以塞入朝之路遂發兵攻之聞新羅主遣師請救於唐乃還

甲辰

唐貞觀十八年新羅善德女王十三年高句麗宝藏王三年百濟義慈王四年

春正月新羅遣使朝唐○高句麗蓋蘇文因唐使先是帝命司農丞相里玄奬賜高句麗王璽書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玄奬

入境蓋蘇文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王使名之乃還玄奬諭以㫖蓋蘇文曰我與新羅釁成已久往者隋兵伐我新羅乘隙奪我地五百里城邑皆有之自非歸我侵地兵恐未能已玄奬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今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置之高句麗豈得必求故地蓋蘇文竟不從玄奬還具言其狀帝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不可不討又遣蔣儼諭㫖蓋蘇文竟不奉詔以兵脅使者不屈遂囚之窟

室中○百濟遣使朝唐　百濟王立子隆為太子大赦○秋九月新羅遣金庾信領兵伐百濟取加兮省熱同火等七城因開加兮津

高句麗蓋蘇文貢白金於唐褚遂良曰蓋蘇文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帝從之使者又言蓋蘇文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謂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蓋蘇文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冬十一月帝自將伐高句

麗光是帝欲親征羣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以趨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為不祥伐高句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姑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至是帝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天璹已致仕帝以其嘗從隋煬伐高句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轉艱阻東夷善守城不可猝下帝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摠管帥江淮嶺峽

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東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趨遼東兩軍合勢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江行本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士造梯衝於安羅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帝皆親加損益取其便宜又手詔諭天下以盖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隋煬殘暴其下麗王仁愛

乙巳

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
令署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
以順討逆三曰以理乘亂四曰以逸敵勞五
曰以悅當怒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
於是凡頓舍供備之具減者太半詔諸軍及
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之

唐貞觀十九年新羅善德女主十四年
高句麗寶藏王四年百濟義慈王五年 春正
月新羅遣使朝唐○百濟侵新羅不克金庾
信自伐百濟還未見主封人急報百濟大軍
來攻買利浦城主又拜庾信爲上州將軍令

拒之庾信聞命不見妻子而行逆擊百濟軍走之斬首二千獻捷未及歸家又急報百濟兵出屯國界將大舉來侵主謂庾信曰國之存亡繫公一身不可不煩公再往庾信遂行衆曰大將軍尚如此況我輩乎百濟軍望之不敢迫乃退○二月帝至定州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句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唯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帝發定州新佩弓

矢手結雨衣於鞍後李世勣軍發栁城多張
形勢若出懷遠鎭者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
句麗不意夏四月壬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
菟高句麗城邑大駭皆閉門自守副大揔管
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曺
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懼無敢出
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
趨建安城破高句麗兵數千人壬勣道宗攻
蓋牟城拔之獲一萬人粮十萬石以其地為
盖州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城

四面懸絶唯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
摠管王大度先登夏五月城陷男女八千口
沒焉○新羅主聞帝親征發兵三萬以助之
百濟乘虛襲取新羅國西七城新羅主遣金
庾信侵百濟○帝攻高句麗遼東白岩等城
拔之先是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帝至遼澤
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
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渡澤東高句麗王發
新城國內城步騎四萬救遼東道宗將四千
騎逆之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絶不若深溝高

壘以待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
遠来疲頓擊之必敗當清路以待乘輿乃更
以賊遺君父乎都尉馬文擧曰不遇勁賊何
以顯壯士策馬奔擊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
合戰行軍摠管将君乂退走唐兵敗衄道宗
収散卒登高而望見麗軍陣亂與驍騎數十
衝之世勣引兵助之麗軍大敗死者千餘人
帝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
下勞賜道宗超拜文擧中郎将斬君乂帝自
将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帝

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置城
下立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三日帝引
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鼓噪聲振天地立
勣列砲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麗人
積木為樓結絙網不能拒以衝車撞陴屋碎
之時百濟上金髤鎧又以玄金為文鎧士被
以從甲光炫日南風急帝遣鋭卒登衝竿之
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揮將士登城
麗軍力戰不克死者萬餘人見虜勝兵萬餘
人男女四萬口粮五十萬石以其城為遼州

世勣進攻白巖城西南帝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為信代音願降而城中有不從者帝以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立之城上代音立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帝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世勣見帝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帝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

孥朕所不忍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臨水設幄受其降以白巖城為岩州以代音為刺史初盖蘇文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效帝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盖蘇文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廩賜遣之以盖牟城為盖州○帝攻高勾麗安市城高句麗將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真帥師救之兵敗降先是帝至安市城進兵攻之延壽惠真帥其軍及靺鞨兵十五萬救安

市帝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
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
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
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
遯中策也不度知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
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時對盧
高正義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
外服夷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據海內
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
戰曠日持久分遣騎兵斷其糧道糧食既盡

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帝恐其低佪不至命大將軍阿史那杜尒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延壽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里陣帝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心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麗兵至皆拔劍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謨諸將奉聖筭耳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帝笑曰諸公

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興無忌等從
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
出入之所高句麗軍與靺鞨合兵為陣長四
十里帝望之有懼色道宗曰高句麗傾國以
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
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
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國強臣弒其主故来
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
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
延壽信之不復設備帝夜名文武計事命世

勣將步騎萬五千陣於西嶺無忌進達將精
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挾谷以衝其
後帝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山帝
勅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
幕於朝堂之側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延
壽等獨見世勣軍少勒兵欲戰帝望見無忌
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噪並進延
壽等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陣已亂會有雷電
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陣所向無敵
高句麗軍披靡大軍乘之高句麗軍大潰死

者二萬餘人帝望見仁貴拜遊擊將軍延壽
等將餘衆依山自固帝命諸軍圍之無忌悉
撤橋梁斷其歸路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
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拜伏請命帝簡耨薩
已下官長三千五百人遷之内地餘皆縱之
使還平壤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獲馬
五萬匹牛五萬頭明光鎧萬領它器械稱是
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刻石紀功焉以延壽
為鴻臚卿惠真為司農卿驛書報太子曰朕
為將如此何如初新羅人薛罽頭嘗與親友

言其志曰國家用人論骨品苟非其族雖有
鴻材傑功不能自振我願西遊中華奮不世
之畧立非常之功自致英路簪紳劒佩出入
天子之足側矣隋海舶入唐及是戰自薦為
左武衛果毅深入疾鬪而死功一等帝問是
何許人左右以實對帝泫然曰中國人尚畏
死顧望前不而外國人為吾死事何以報其
功乎脫御衣覆之贈大將軍以禮葬之○帝
攻安市城不克班師帝之克白巖也謂李世
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皆

蘇文之亂城守不服蓋蘇文擊之不能下因
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
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
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
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粮皆在遼東今踰安市
而攻建安若麗人斷吾粮道將若之何不如
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帝曰
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
攻安市安市人望見帝旗蓋輒乘城鼓譟帝
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

之益堅守攻久不下延壽惠眞請於帝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勞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句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句麗恟懼併力拔烏骨城渡鴨緑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帝將從之獨無忌以為

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帝乃止諸將急攻安市帝聞城中雞彘聲謂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句麗軍數百人縋城而下帝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之麗軍死者數十人餘軍退走道宗督衆督土山於城東南隅侵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

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隋立木柵以塞其鈌道宗傷足帝親為之鍼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麗軍數百人從城鈌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帝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帝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帝以遼左早

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粮食將盡勑班
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
城下而旋城中皆屛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
帝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世勣道
宗將步騎四萬為殿至遼東渡遼水遼澤泥
潦車馬不通命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
處以車為梁帝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冬十
月帝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渡渤錯水暴
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勑燃火於道以待之
凡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

谷銀山後黄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
國者七萬人延壽自降後常憤歎尋以憂死
惠真竟至長安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麗軍
及唐兵馬死者甚衆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
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金富軾曰唐太宗聰明不世出之君除難
比於湯武致理幾於成康至於用兵之際
出奇無窮所向無敵而東征之役敗於安
市則其城主可謂豪傑非常者矣而史失
其姓名與楊子所云齊魯大臣史失其名

無異甚可惜也
臣等按唐祿山之亂張巡守睢陽以疲卒數萬嬰孤城拒方張不制之勇扼其項鯁其喉牽掣首尾使不得噬食東南江淮得全賊既平資其財用以濟中興其有功於唐室者大矣安市城主以孤城弱卒嚴兵固守抗大唐堂堂數萬之師帝雖親臨督戰竟不能拔諸軍不得東向爭平壤遼以東卒獲安全城主之有功於高句麗亦不細矣盖巡守不能制寇勢群寇於一城凡

大小數百戰力屈而死其忠義凜凜至今如一日城主不屈於蘇文其節可尚今又嬰城固守民不血刃及帝之還登城拜辭帝亦嘉之賜縑帛以勵事君之節其忠義又豈下於巡也哉且巡之所敵者皆梁宋間羣盜卒不能守城而死城主所抗者柔與又能守城而全節謂之豪傑非常之才不亦宜乎

冬十一月新羅以伊飡毗曇為上大等

丙午 唐貞觀二十年新羅善德女主十五年 高句麗宝臧王五年百濟義慈王六年

春二

月帝還京師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高麗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帝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策帝悵然曰當時怱怱吾不省也○夏五月高句麗遣使謝罪並獻二美女帝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憫其去親戚朕不取也○高句麗東明王母塑像泣血三日○初帝將還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謝而又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傲常窺伺邊隙帝雖屢勑勿攻新羅而侵凌不止帝詔勿

許朝貢更議討之

東國通鑑卷之六

東國通鑑卷之七

三國紀

新羅　高句麗　百濟

唐貞觀二十一年新羅善德女主十六年眞德女主元年高句麗寶藏王六年百濟義慈王七年

春正月新羅誅毗曇廉宗等初毗曇等謂女主不能善理擧兵欲廢之屯明活城官軍屯月城攻守十日不解夜有大星落月城毗曇等謂士卒曰吾聞落城之下必有流血此殆女主敗衄之兆士卒呼吼聲振天地主聞之恐懼失次庾信見主曰吉凶無常唯人

所召故紂以赤雀亡魯以獲衰高宗宗以雉
雊興鄭公以龍鬪昌故知德勝於妖則星辰
變異不足畏也請主多憂乃造偶人抱火載
於風鳶而颺之若上天然翌日使人傳言於
路曰昨夜落星還上使賊軍疑焉又刑白馬
祭於落星之地呪曰天道則陽剛而陰柔人
道則君尊而臣卑苟或易之即為大亂今毗
曇等以臣而謀君自下而犯上此所謂亂臣
賊子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今若若無意
於此而反見星恠於主城此臣所疑惑而不

喻者也唯天之威從人之欲善善惡惡無作
神箭於是督諸將卒奮擊之毗曇等敗伏誅
連坐者三十人○新羅作瞻星臺累石為之
上方下圓通其中人由中而上高數丈○新
羅主德曼薨謚曰善德葬于狼山主平日預
言死期至其日果薨世稱主知幾三事盖謂
見畫花知無香聞蛙知兵預言死期爾於是
真平王母弟國飯之女勝曼立長七尺垂手
過膝○二月新羅以伊飡閼川為上大等大
阿飡守勝為牛頭州郡主○唐遣使追贈新

羅善徳主為光禄大夫仍策命主為柱國封
樂浪郡王〇帝将復伐高句麗朝議以謂高
句麗依山為城不可猝拔向者大駕親征其
民不得耕種所克之城實収其穀繼以旱災
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侵軼彊埸使彼
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
人心自離鴨緑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
以左武衛大将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
摠管右武衛将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
乗樓船自莱州泛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

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等數城皆背城拒戰世勣擊敗之焚其羅郭而還秋七月進達海岸入高句麗境凡百戰餘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克之麗軍死者三千人帝勑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代高句麗○新羅遣使如唐謝恩○新羅改元太和

冬十月百濟侵新羅敗績新羅丕寧子死
之時百濟將軍義直率步騎三千進攻茂山
甘勿洞岑三城羅主遣金庾信率步騎一萬
拒之百濟兵甚銳庾信苦戰力竭顧謂丕寧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今日事急矣
非子誰能奮勵出奇以激衆心乎丕寧子曰
今於稠人之中獨屬我可謂知己當以死報
之出語其奴合節曰今日當上爲國家下爲
知己死之子舉眞幼有壯志必欲與我俱死
若父子併命家人疇依若與舉眞好收吾骨

歸慰母心即橫槊突陣格殺數人而死舉眞欲赴鬭同死合節執鞚止之曰大人有遺命負父命棄母慈可謂孝乎舉眞曰見父之死偷生苟存亦豈得爲孝乎劒合節臂突陣亦死合節曰所天崩矣不死何爲亦交鋒而死三軍感激齊進所向摧陷斬三千餘級義直僅以身免庾信撫三屍哭甚痛主哀之以禮葬之恩賞甚渥○十二月高句麗王使第二子莫離支任武如唐謝罪

戊申 唐貞觀二十二年新羅眞德女王二年高句麗寶藏王七年百濟義慈王八年 春正

月新羅遣使朝唐○高句麗遣使朝唐　帝
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
摠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
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擊高句麗○三月
百濟將軍義直侵新羅西鄙陷腰車等十餘
城夏四月進至玉門谷新羅主患之命押梁
州都督金庾信禦之庾信分軍三道夾擊之
百濟兵敗走庾信追北殺之幾盡主悅賞士
卒有差○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來
擊高句麗遇高句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

之高句麗兵萬餘人夜襲神感船伏發又破之○帝謂高句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謂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粮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以輸粮餉隨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秋七月遣左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陽趣萊州○唐薛萬徹等渡海入鴨綠至泊灼城南四十里止營城主所夫

孫師歩騎萬餘拒之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
方領歩卒及諸軍乘之麗兵潰行方等進兵
圍之泊灼城因山設險阻鴨緑水以爲固攻
之不拔麗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
餘人來援分置兩軍萬徹分軍以當之麗軍
潰帝又詔萊州刺史李道裕轉粮及器械貯
於烏胡島將欲大擧○冬新羅使邯帙許如
唐帝勅御史問新羅臣事大朝何以別稱年
號帙許對曰天朝不曽頒正朔自先祖法興
王私有紀年若大朝有命小國又何敢焉帝

然之○新羅王遣金庾信伐百濟初庾信在梁州數月飲酒作樂若無意於軍旅者州人謗曰師衆久安有餘力可以一戰而將軍之玩愒何耶庾臣知民可用告主伐百濟以報大耶之役主曰以小觸大危將柰何對曰兵之勝否不在大小顧人心何如耳故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不如周家十亂同心同德今吾衆一心可與同死生百濟不足畏也主許之遂進兵大耶城外百濟兵逆戰庾信佯北至玉門谷百濟輕之大擧衆來追伏發掩擊

前後大敗之獲裨將八人斬級一千庾信使告百濟將軍曰我軍主品釋及妻金氏之骨埋於爾國獄中今爾裨將八人爲我所擒匍匐請命我哀首丘之意未忍加害今送死易生者何如百濟佐平仲常言於王曰死骨留之無益若新羅失信則曲在彼乃以品釋夫妻之骨櫝還之庾信許八人還遂乘勝入百濟之境攻拔獄城等十二城斬首二萬餘級生獲九千人又屠進禮等九城斬首九千餘級虜六百人主論功增庾信秩伊飡上州行

軍大摠管○新羅主遣伊飡金春秋及其子
文汪如唐帝遣光祿卿柳亨郊勞之既至見
春秋儀表英偉厚待之春秋請詣國學觀釋
奠及講論帝許之仍賜御製溫湯及晉祠二
碑文幷新撰晉書又召燕見賜以金帛特厚
問曰卿有所懷乎春秋奏曰弊國僻在海隅
服事天朝積有歲年而百濟強猾屢肆侵凌
往年大舉深入攻陷數十城以塞朝覲之路
陛下不借天威翦除凶逆則弊邑梯航述職
無復望矣帝深然之又問聞爾國有金庾信

者其為人何如對曰庾信雖小有才智若不
籍天威豈能除隣患帝曰誠君子之國也乃
勅將軍蘇定方師師二十萬征百濟春秋又
請攺章服以從華制於是内出珎服賜春秋
及其從者詔授春秋為特進文汪為左武衛
將軍將還詔令三品以上餞之優禮甚備春
秋奏曰臣有七子願留一子以備宿衛乃留
文汪而還春秋至海上遇高勾麗邏兵從者
温君解高冠大衣坐於船上邏兵以為春秋
殺之春秋乘小船得免主嘉君解贈大阿湌

優賞其子孫春秋見庾信曰死生有命故得生還復與公相見庾信曰庾信仗國威靈再與百濟戰拔城二十斬獲三萬餘又使品釋夫妻之骨得返鄉里此亦天幸

唐貞觀二十三年新羅眞德女主三年高句麗寶藏王八年百濟義慈王九年春正月新羅始依華制爲冠服○夏四月帝崩遺詔罷遼東之役

金富軾曰初太宗有事於遼東也諫者非一又自安市旋軍之後自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若使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行也

及其将復伐也司空房玄齡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憫乎嚮使高勾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内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

下許高句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頼遠甫遁安梁公將死之言諄諄若此而帝不從思欲丘墟東域而自快死而後已史論曰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者非此之謂乎柳公權小說曰駐蹕之役高句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懼色又曰六軍爲高句麗所乘殆將不振候者告英公之麾黑旗被圍帝大恐雖終於自脫而危懼如此而新舊書及司馬公通鑑不言者豈非爲國諱之者乎

秋八月百濟遣左將殷相帥精兵七千攻陷新羅石吐等七城命大將軍金庾信及竹旨陳春天存等出拒分三軍為五道擊之互相勝負經旬轉鬪僵屍滿野遂進屯道薩城下歇馬餉士時有水鳥東飛過庾信幕將士以為不祥庾信曰此不足怪也令日必有百濟人來諜汝等佯不知又使徇于軍中日堅壁不動待明日援軍至然後決戰諜者聞之歸報殷相殷相等謂有如兵疑懼於是庾信等奮擊大克虜將軍正仲斬殷相及將士十人

軍卒八千九百八十人獲馬萬匹兵械不可
勝記佐平正福與其衆降庚信皆縱之凱旋
主迎勞優厚

庚戌

唐高宗永徽元年新羅眞德女主四年高句麗寶藏王九年百濟義慈王十年夏六
月新羅主遣金法敏方唐告破百濟主又自
製大平頌織錦爲紋以獻其辭曰大唐開洪
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
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諧日用撫運邁
時康幡旗何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
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

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
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皇帝嘉之拜法敏
爲大府卿以還○新羅始行唐永徽年號
金富軾曰三代改正朔後代稱年號皆所
以一大統新百姓之視聽者也是故苟非
乘時並起兩立而爭天下與夫姦雄乘閒
而作覬覦神器則不可私行年號若新羅
以一意事中國使航貢篚相望於道而法
興自稱年號惑矣厥後承愆襲繆歷年已
久太宗之誚讓猶且因循至是然後奉行

唐雖出於不得已而抑可謂過而能改者矣

辛亥 唐永徽二年新羅眞德女主五年高勾麗寶藏王十年百濟義慈王十一年 春正月朔新羅主御朝元殿受百官朝賀賀正之禮始於此○二月新羅改稟主爲執事部仍以波珍飡竹旨爲執事中侍以掌機密○新羅遣波珍飡金仁問如唐仍留宿衛仁問春秋第二子也幼而就學博覽羣書兼涉莊老浮屠之說工隷書善射御曉音律識量宏遠至是帝謂涉海來朝忠誠可尚特授左領軍

衛将軍年二十三○百濟遣使朝唐　還帝
降璽書諭主曰海東三國開基日久並列疆
界地實犬牙近代以来遂構嫌隙戰爭交起
畧無寧歲遂令三韓之氓命懸刀俎尋戈肆
憤朝夕相仍朕代天理物載深矜憫去歲高
句麗新羅等使並来入朝朕命釋玆讎怨更
敦款睦新羅使金法敏奏言高句麗百濟唇
齒相依競舉干戈侵逼交至大城重鎮並為
百濟所幷疆宇日蹙威力並謝乞詔百濟令
歸所侵之城若不奉詔即自興兵打取但得

古地即請交和朕以其言既順不可不許昔齊桓列土諸侯尚存亡國況朕萬乘之主豈可不恤危藩王所兼新羅之城并宜還其本國新羅所獲百濟俘虜亦遣還王然後解還釋紛韜戈偃革百姓獲息肩之願三蕃無戰争之勞比夫流血邊庭積屍彊埸耕織并廢士女無聊豈可同年而語哉王若不從進止朕已依法敏所請任其餘王決戰亦令約束高句麗不許遠相救恤高句麗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諸蕃度遼深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

自求多福審圖良策無貽後悔

甲寅

唐永徽五年新羅眞德女主八年太宗王元年高句麗寶藏王十三年百濟義慈王十四年

春三月新羅主勝曼薨謚曰眞德葬沙梁部群臣請伊飡閼川攝政閼川固讓曰老夫無德可稱今之德望莫若金春秋群臣遂奉爲王春秋三讓而後即位春秋眞智王之孫○唐聞新羅主薨爲擧哀於永光門使太常丞張文收持節吊祭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綵段三百匹○夏四月新羅王追尊考爲文興大王妣爲文貞太后大赦○高句麗有神見

於馬嶺山謂人曰汝國君臣奢侈無度亡無
日矣）五月新羅命理方府令良首等恭酌
律令定爲理方府格方十餘條）唐遣使持
節備禮冊命新羅王爲開府儀同三司新羅
王詔書至有難解處有牛頭者能解之王驚
喜問其姓名對曰臣本任那加良人牛頭也
王曰見卿頭骨可稱強首使製謝表文工而
意盡王益奇之稱任生不名強首不治生産
家甚貧王命有司歲賜新城租百石）新
羅遣使奉表如唐謝恩）冬十月高句麗王

遣將安固與靺鞨兵擊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禦之大敗高句麗軍於新城

唐永徽六年新羅太宗王二年高句麗寶藏王十四年百濟義慈王十五年

春高句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軼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王遣使求援於唐○二月百濟修太子宮極侈麗立望海亭於王宮南○三月唐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右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句麗○新羅王立元子法敏為太子庶子文旺為伊飡老旦為海飡仁泰為角飡知鏡愷元並為伊飡○夏五月程名振等

渡遠水高句麗入見其兵少開門渡貴湍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克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秋七月百濟修馬川城○九月新羅金庾信攻百濟刀比川城克之是時百濟君臣奢淫不恤國事民怨神怒災恠屢見庾信告王曰百濟無道罪浮桀紂此誠順天弔伐之秋也先是級飡租未坤爲夫山縣令被虜於百濟爲佐平任子家奴從事勤恪無怠容任子縱其出入未坤逃歸庾信知其可用謂曰吾聞任子專百濟思與之圖

事而難其人子盍往語之未岬曰公不以不肖而使之雖死無悔還百濟從容語任子曰前日畏罪不敢直言實往新羅而還庾信令達下意於執事曰兩國存亡未可先知若彼亡子依於我此亡我依於子任子嘿然間數月任子謂未岬曰已悉若前言可歸報庾信未岬遂還言百濟事甚悉於是幷呑之謀愈急○新羅金歆運與百濟戰死之王憤麗濟侵軼謀伐之遂出師以歆運為郎幢大監歆運行屯百濟陽山下欲攻助川城百濟人乘

夜来襲黎明緣壁而入羅軍驚駭不定百濟
兵因亂急擊飛矢兩集歆運橫馬握槊待之
大舍詮知曰今賊起暗中咫尺不辨雖死無
知者況公主之寵壻國之貴骨若死賊手敵
之所幸我之所恥歆運曰大丈夫既以身許
國何計人之知不知而易心乎強立不動從
者控馬勸避歆運以劒揮之遂突陣格殺數
人而死於是太監穢破少監狄得亦皆戰死
步騎幢主寶用那聞歆運死曰彼骨貴勢榮
猶不愛死如子者生而無益死亦何損乎又

赴敵死王傷悼贈歆運穢破一吉飡寶用那
狄得大奈麻時人作陽山歌以傷之歆運奈
勿王八世孫少遊花郎文努之門徒衆有言
及戰死留名者歆運爲之慨然流涕有激勵
思齊之志同門僧轉密曰此人若赴敵必不
還也有驟徒者嘗爲僧至是語其徒曰吾聞
佛者上則精術業以復性次則起道用以益
也我形桑門無一善可取不如從軍殺身以
報國乃著戎服改名驟徒詣兵部請從軍及
戰突陣力闘亦死之

權近曰季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是雖因子路之才而告之然實行師之要道也不量其衆寡不察其虛實不審其形勢而輕死於賊手則何益於事哉殺吾身而可以克敵則死之可也生吾身而秪以辱國則死之可也無是二者則豈可輕吾身而快賊之心乎歆運不聽詮知之說輕死於敵手豈非烈於志而短於謀乎勝敗者兵家之常事也

與其死而無救於敗孰若不死而圖効於
後日哉然視畏死而偷生者則有間矣
臣等按當三國鼎峙之時新羅爲國兵衆
不如麗濟土地不如麗濟形勢不如麗濟
卒之二國先滅而新羅獨存何耶其人心
世道之淳厖有以致之也大抵新羅之俗
尚忠信崇節義臨戰則以進死爲榮退生
爲辱此其所以可稱者非麗二國國所能
及也孝朱子嘗論秦俗曰雍州土厚水深
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墯浮靡之習故

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其強毅果敢之資足以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可及也新羅之淳風厚俗其亦類是歟然而雍州之地文武用之以興二南之化使新羅如有躬行心得之君作而唱之則變魯至道之機其不在於此乎惜乎新羅之治止於新羅而已耶

新羅王以女嫁大角飡金庾信

丙辰 唐顯慶元年新羅太宗王三年高句麗寶藏王十五年百濟義慈王十六年 春三月百濟王殺諫臣佐平成忠先是王率宮人

淫醧耽樂成忠極諫王怒囚之由是無敢言者成忠不食臨死上書曰忠臣死不忘君願一言而死臣嘗觀時察變必有兵革之事凡用兵必審擇地勢處上流以應敵可以保全敵兵若来使陸不過炭峴水不入白江據險隘禦之然後可也王不省遂死獄中

權近曰自古以来從諫改過者未有不興而拒諫自是者未有不亡也義慈之於成忠不唯諫而不聽敢繫獄而殺之以快其心其致身俘而國滅非不幸也卒至敵兵

之水陸趣者已踰於炭峴馬江而後悔不用其言亦何及哉

夏五月高句麗王都雨鐵 新羅金仁問自唐歸○秋七月新羅遣子文汪朝唐

丁巳 唐顯慶二年新羅太宗王四年高句寶藏王十六年百濟義慈王十七年 春正月百濟王拜庶子四十一人爲佐平各賜食邑○夏四月百濟大旱

戊午 唐顯慶三年新羅太宗王五年高句麗寶藏王十七年百濟義慈王十八年 春三月新羅王以何瑟羅地連靺鞨人不能安罷京爲州置都督以鎮之又以悉直爲北鎮○

夏六月唐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句麗不克

己未

唐顯慶四年新羅太宗王六年高句麗寶藏王十八年百濟義慈王十九年

春二月百濟有衆狐入王宮一狐坐上佐平書案○百濟遣將侵新羅獨山桐岑二城○新羅將代百濟遣使如唐乞師○百濟宮中槐樹鳴敲如人哭夜鬼哭於宮南路○冬十月新羅王欲伐百濟請兵於唐不報嘗獨坐憂形於色若有長春罷郎者曰臣雖枯骨猶懷報國之心大唐皇帝已命大將軍蘇定方等領

兵將以明年五月代百濟令大王勒侍至此
故敢先告之既而不見王興之厚賞長春罷
郎兩家子孫又創漢山州北義寺以資冥福
長春罷郎嘗死於百濟之戰者也○十一月
唐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句麗將溫
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庚申

唐顯慶五年新羅太宗王七年高句麗寶藏王十九年百濟義慈王二十年

春正月新羅以伊飡金庾信為上大等○二月百
濟王都井水赤如血西海濱羣魚死百姓食
不能盡泗沘河水赤如血○三月唐遣左武

衛大將軍蘇定方等伐百濟初新羅因宿衛
金仁問乞師至是帝決意討之徵仁問問道
路險易仁問應對甚悉帝悅遂以定方爲神
丘道行軍大摠管仁問爲副大摠管帥左驍
衛將軍劉伯英麗孝公右武衛將軍馮士貴
等水陸十三萬伐百濟勑新羅王爲嵎夷道
行軍摠管爲之救援（）夏六月新羅王將兵
助唐伐百濟次南川停汪聞蘇定方等引兵
自萊州濟海舳艫千里軍于德物島遣太子
法敏大將軍金庾信將軍真珠天存等領兵

船一百艘會定方定方謂法敏曰定方由海
太子從陸期以七月十日與大王兵會直擣
義慈都城可以淂志矣法敏曰寡君之望大
軍久聞命必蓐食至定方喜遣法敏歸法敏
來言定方軍勢甚盛王喜又遣法敏庾信品
日欽春等率精兵五萬應之進次今突城是
時百濟多怪蝦蟆數萬集於樹上都市人相
驚走若有捕逐者僵仆死者百許亡失財物
無筭又震天王道讓二寺塔及白石寺講堂
又有玄雲如龍鬪空中有犬如野鹿至泗沘

河岸向王宮吠王都羣犬聚於路或哭或吠有鬼入王宮大呼百濟亡百濟亡即時入地王使人掘之深可三尺許得一龜背有文曰百濟同月輪新羅如月新王問之巫觧曰同月輪者滿也滿則虧如月新者未滿也未滿則漸盈王怒殺之或曰同月輪者盛也如月新者微也意者國家盛而新羅寖微乎王喜至是始懼會群臣問戰守之宜佐平義直曰唐兵不習水艦遠涉溟海因其僵擊之可以得志羅人恃大國之援有輕我心若唐兵失

利則必疑阻不敢銳進臣故知先與唐兵決
戰可也達率常永日唐兵遠來意欲速戰其
鋒不可當羅人甞屢敗於我今望我兵勢不
得不懼莫若塞唐兵之路以老其師先遣偏
師擊羅軍挫其銳氣然後伺便擊唐兵則可
以全軍矣王猶豫不决佐平興首甞得罪竄
外王遣人問曰事急矣如之何興首曰唐兵
既衆師律嚴明况與新羅爲掎角若對陣於
原野勝敗未可知白江炭峴國之要衝一夫
單槍萬人莫當宜簡勇士往守使唐兵不得

入白江羅人不得過炭峴大王重閉固守待
其糧盡卒疲然後奮擊破之必矣議者皆曰
興首久在縲紲怨君而不愛國其言不可用
莫若使唐兵入白江沿流而下不得方舟羅
軍升炭峴由徑而行不得并馬即縱兵擊之
譬如在籠之雞離網之魚蔑不獲矣王深然
之○秋七月高句麗平壤河水血色三日○
新羅將軍金庾信等擊破百濟兵將軍階伯
死之庾信等進軍黃山原百濟聞唐羅兵已
過白江炭峴遣將軍階伯率死士五千拒之

階伯曰以一國偏師當二國之兵存亡未可知恐必為妻子累與其生辱不如死快遂盡殺家屬至黃山先據險設營猝遇羅兵階伯誓衆曰昔句賤以五千人破強吳七十萬衆今日諸君宜各奮勵以報國恩人皆慶戰無不一當千庾信分軍為三道四戰不利士卒力竭將軍欽春謂子盤屈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見危致命忠孝兩全盤屈入陣力戰死之左將軍品日之子日官昌善騎射時為副將品日語諸將曰吾兒年纔十六志氣

頗勇今日是立功名之時也官昌介馬單槍徑赴敵陣殺數人爲敵所擒生致階伯階伯愛其少且勇不忍殺歎曰新羅國多奇士不可輕也少年尚如此况壯士乎乃縱還之官昌語其父曰今入敵中不能斬將可恨也再突陣力戰階伯又擒斬之以其首送品日品日曰吾兒面目如生能死於王事幸矣三軍感激皆有死志進擊百濟軍大破之階伯死之虜佐平忠常常永等二十餘人新羅王贈盤屈官昌級飡以禮葬之

權近曰階伯受命為將董軍將發先殺其妻子其不道甚矣雖有必死國難之心而無力戰克敵之計是先表其士氣而取敗之事也將苟得人則以少擊衆以弱制强者兵家之常也吳將周瑜能以五萬擊曹魏之六十萬晉將謝玄亦以五萬破苻秦之八十萬百濟之兵豈於於五萬而唐羅之衆豈過於六十萬哉然任瑜以誠者孫權也舉玄不疑者謝安也是吳晉之君相有人而任將得人也今百濟則主昏於上

臣倭於下賢者見逐而不肖者在位矣其
能將得其人乎階伯之狂悖殘忍如此是
不戰而自屈者矣但獲官昌不殺而還之
及其兵敗不降而死之有古名將之遺風
矣又按品日命子官昌獨入敵陣亦非不
知徒死而已敢爲之不辭者新羅之法戰
死之人皆厚葬而爵賞之賚及一族國人
稱重而慕效以死爲榮有古戰國之風矣
然官昌一入敵陣幸而生還留與衆兵俱
進則雖出入擊刺而欲殺身成名亦不必

至於死矣乃使其冠之童單騎再往是欲其子之必死而忍之也不可以訓後世矣臣等按為將者受命則忘其家臨軍約誓則忘其親爰枹鼓之則忘其身有死之志無生之計幸而勝則國家之福不幸而敗則執節以死是時百濟之君昏虐滋甚天怒民怨亡徵屢見唐羅夾攻雖騃兒愚婦皆知其必亡階伯為將自分必死恐妻孥見汚皆先殺之及兵敗不屈死之其殺妻孥雖或過中未可以此而深訾之權近論

階伯一則曰不道二則曰狂悖殘忍何哉
若以喪士氣取敗為罪也則論人者當論
其志節而已成敗利鈍非所計也昔宋末
朱厓之變陸秀夫劉鼎孫皆先沈家屬于
海繼之以死其忠義凜凜至今皎如白日
階伯知國必亡不愛其身況愛其妻累乎
不愛其妻累況背君父乎百濟之亡無一
忠臣義士徇國捐生者獨階伯執節不二
此古人所謂國亡與亡者也君子愛人以
德如階伯者豈以小失而輕其大節乎是

不可不辨
唐兵與新羅兵圍百濟都城拔之百濟王義
慈降唐兵執之以歸時蘇定方金仁問等濟
師于伎伐浦百濟合兵熊津口禦之定方出
左涯乘高而陣與之戰百濟軍大敗庾信至
唐營定方以後期將斬庾信督軍金文穎庾
信揚言曰大將軍不見黃山之役以後期為
罪吾不能無罪而受辱必先與唐兵決戰然
後破百濟乃杖鉞軍門怒髮如竪腰間寶劍
自躍出鞘定方右將董寶亮躡足言曰新羅

兵將有沒亡方乃釋文穎將步騎直趨都城百濟悉衆拒之死者又萬計唐兵乘勝薄城百濟王知不免嘆曰悔不用成忠之言以至於此王子隆移書唐將乞退兵未幾唐羅軍圍都城四道齊進隆又使上佐平致犒定方却之王與太子孝率左右夜遁保熊津城王宮諸姬走大王浦嵒石上墮死後人名其嵒爲落花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太子之子文思謂隆曰王與太子固在而叔自王唐兵雖解我輩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而出民

皆從之隆與大佐平千福等出降定方令兵士攀堞立唐旗幟泰窘開門請命於是義慈率太子孝自熊津城來詣定方降定方謂庾信曰吾受命宜從事今欲以所得百濟之地分公等為食邑庾信曰大將軍以天兵來伐下道雪小國之讎寡君與一國臣民方喜於之不暇敢私受自利乎新羅王自今突城至遣弟監天福露布告捷於唐八月置酒宴定方及將士坐義慈堂下使行酒百濟羣臣莫不嗚咽流涕九月定方以義慈及子芦泰

隆演大臣将士八十八人百姓萬二千八百七人渡海還仁問與沙飡儒敦大柰麻中知等随定方如唐仍宿衛

右百濟自始祖温祚王以前漢成帝鴻嘉三年癸卯都慰禮城國號十濟後改百濟乙卯移都漢山近仇首王辛未移都北漢山文周王乙卯移都熊津聖王戊午移都泗沘國號南扶餘至義慈王庚申唐高宗顯慶五年而亡合三十王共六百七十八年

金富軾曰新羅古事云天降金櫃故姓金
氏其言可怪而不可信臣修史以其傳之
舊不得刪落其辭然而聞新羅人自以少
昊金天之之後故姓金氏高句麗亦以高
辛氏之後姓高氏古史曰百濟與高句麗
同出扶餘又云秦漢亂離之時中國人多
竄海東則三國祖先豈其古聖人之苗裔
耶何其享國之長也至於百濟之季所行
多非道又世仇新羅與高句麗連和以侵
軼之因利乘便剗取新羅重城巨鎮不已

非所謂親仁善隣國之寶也於是唐天子
再下詔平其怨陽從而陰違之以獲罪於
大國其亡也宜矣
臣等按始祖乃以東明之胤爲太子所忌
懼不見容逃難奔竄閭闔崎嶇至河南建
邦設都雖萬事草創而尚能嚴兵固守禦
樂浪靺鞨呑馬韓而滅之又能抗高句麗
敵新羅成鼎足之勢以基七百年之業非
豪傑之主能然乎多婁作稲田賑窮民優
禮大臣有人君之度然搆釁新羅爭一小

城數十年之间兵革不息已婁修好新羅
淂交鄰之義盖婁雖史稱恭順納叛臣而
失鄰和誣小民而亂其妻何足道哉肖古
仇首歷年雖長無事可稱古尒喜遊畋未
免禽荒之失然賑貧乏復租調乏官制錮
贓吏交鄰修好是足多者責稽汾西以千
乘之尊不自慎重或死於敵兵或殞於賊
手悲夫比流久在民间知民疾苦作其即
位賑窮調乏史稱寬慈愛人庶矣而四十
一年之間災變屢見飢饉薦至民不聊生

何哉契王在位纔二年但比流代汾西而
立其終也傳汾西之子契王契王代比流
而立其終也傳比流之子近肖古尚有遜
讓之風近肖古與高句麗失和至殺其主
挑怨速禍世為讎敵兩國之間干戈爛熳
而不已近仇首在位十年粗保其國枕流
始信佛法迎胡僧創寺度僧欲以邀福踰
年而薨佛不足信明矣辰斯喜土木甘遊
畋侈宮室池沼以畜珍奇玩物喪志田於
狗原或旬或月卒死行宮惜哉阿莘窮兵

黷武殆無虛歲民困革兵多奔敵國輕質國本於島夷幾不得嗣腆支久質於外王蒐國有內亂返而得國何其幸也久亦傳之毗有毗有傳之蓋鹵蓋鹵驕奢昏闇請上國欲代強鄰信敵間親昵戲玩大興功役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至於烝土築城緣河樹堰代石作槨人力盡悴倉廩告匱尚不知墮於敵國之術國勢魚爛而敵兵淹至噬臍無及身死人手而誰咎哉傳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蓋鹵之謂矣又周

嗣緒正臥薪嘗膽之秋而優柔不斷受制
強臣身且不保三斤以童稚之年能命將
討賊復君父之讎快神人之憤是可稱也
而亨年不永惜哉東城當國凶歉民飢不
救起臨流閣極其壯麗遊宴自恣閉宮門
拒諫臣荒于遊畋久而不返為賊臣所害
武寧誅苩加得討賊之義然失子民之道
不能勞來安集為敵國驅民前史稱仁慈
寬厚何耶聖王初立能斷大事國人稱聖
逮至末年與新羅謀伐高句麗不得其志

背舊好發忿兵遂充鋒鏑真所謂一朝之
忿亡其身者也威德雖無德政享國悠久
惠王即位二年而薨法王繼緒崇信佛教
禁屠殺放鷹鸇焚漁獵之具創寺度僧蓋
欲延祚而踰年乃薨多見其所惑也武王
恃強驕驁侵掠新羅殆無寧歲干戈迭侵
流屍蔽野唐皇詔諭戢兵外雖陳謝而內
實不然晚年穿宮南池起望海樓遊泗沘
河盤樂怠傲惟日不足國之不亡幸矣義
慈之為太子也事親以孝與兄弟以友友

其即位憲因原罪其爲政粗足可觀但其
闇於大體無深謀遠畧不知新羅唇齒之
勢妄興干戈謀欲呑呑令年奪一城明年
奪一城席累勝之威驕氣邊溢視新羅爲
囊中之物欲取之心嚚然未已違帝詔無
釋紛之心結高麗絶朝貢之路猶且淫酗
耽楽杜絶忠諫天怒於上屢出災異丁寧
譴告而猶不省悟晏然自肆不能保炭俔
白江之險唐兵一至而社稷丘墟扶餘氏
不祀忽諸嗚呼悲哉

唐分百濟故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擢渠長為都督刺史縣令以理之命郎將劉仁願以兵一萬留鎮泗沘城百濟餘兵入泗沘謀掠生降者仁願與新羅人擊走之濟兵退上泗沘南嶺堅柵得聚伺隙抄掠百濟遺衆反應者二十餘城帝遣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其餘衆至三年山城暴卒○冬十月新羅王班師王率太子及諸軍攻尒禮城取之置官守百濟二十餘城震懼皆降又攻泗沘南嶺軍柵

斬首一千五百級行渡鷄灘攻王興寺岑城
七日乃克斬首七百人○十一月高句麗攻
新羅七重城軍主匹夫死之初新羅王以麗
濟靺鞨相為唇齒同謀侵奪求忠勇材堪綏
禦者以匹夫為七重城下縣令至是高句麗
忌新羅滅百濟舉兵来圍其城匹夫且守且
戰者二旬士卒皆殊死戰麗將以謂不可猝
拔欲引還大柰麻比歃密以城内食盡告敵
麗將復戰匹夫察知之乃斬比歃首投之城
外令軍士曰忠臣義士死且不屈勉哉城之

存亡在此一戰奮拳一呼病者皆起争先赴
敵然士卒飢乏不可復振麗兵乘風縱火攻
之愈急丕夫與一二將士力戰矢集其身如
蝟血流至踵乃死王哭甚哀贈級湌○新羅
王至自伐百濟論功以罽衿卒宣服為級湌
軍師豆迭為高干贈戰死者官有差初置大
角干以大將軍金庾信為之在十七位之上
百濟降人并量才任用佐平忠常常永達率
自簡授一吉湌恩率武守仁守授大奈麻○
蘇定方以義慈等見帝責而宥之帝慰藉定

方且曰何不因而伐新羅定方曰新羅其君仁而愛民其臣忠以事國下之事上如父兄國雖小不可謀也初唐人滅百濟營於泗沘丘謀侵新羅王名羣臣問計有獻策者曰令我卒詐為百濟服為賊者唐人必擊之因與之戰可以得志庾信請從之王曰唐人為我滅敵而反與之戰天其佑我耶庾信曰犬雖畏其子踏其脚則反噬之豈可遇難而不救自底於亡乎唐人智新羅有備乃還○義慈病死帝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許舊臣赴

臨詣葖孫皓陳叔寶墓側并竪碑授子隆司稼卿○唐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浿江道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並為行軍大捴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鏤方道捴管將兵分道伐高句麗

東國通鑑卷之七